



本土文本

畅游流水湾(小说)

□万羊

高考时,阴差阳错,我竟考上省农大的养殖专业。一个小女生,真的不想去养鱼,没毕业我便琢磨着考研,跟着导师在校园里一路解到水生生物学博士将毕业,留校的竞争太激烈了。

到撰写毕业论文时,导师说让我先到他师姐那里打磨打磨。就这样,我来到淀山湖畔一个叫流水湾的地方。

这是湖畔的一个小半岛,半岛上是一个挺不起眼的单位:省流水湾淡水生物研究所。导师说,他的师姐尹滢是国内顶级的淡水鱼类养殖研究专家,有好多人瞩目的科研成果。

我走进研究所的时候,不大的研究所几乎没人,找了一圈,才找见一位在忙碌的阿姨,我问:“阿姨,我找尹滢,尹所长。”

阿姨打量我一下,朝一边的湖面撇一努,我仔细巡视,只见烟波浩渺的湖面上有一个移动的小黄点,再仔细瞧,那是一个在湖里游动的人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,我终于见到导师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师姐。她是一位个子不高,体型结实,肤色黝黑的老太太。

老太太并不慈眉善目,冲我第一句话便说:“来这流水湾,第一要先把游泳练好!这里的水,可不是好玩的。”

住下后,老太太只字未提实习、写论文之类的事,给了我一个游泳圈,自己去了忙了。

这天晚上,我从那位阿姨嘴里知道了尹所长的过去和现在——

尹滢从小在流水湾长大,父亲是工程师兼所长,大学毕业分配在此后,一直没离开。

尹滢生在哈尔滨,四岁时,母亲抱着她一路颠簸来到流水湾。住了一阵,母亲走了,尹滢却被留下了。父亲没一句怨言,送走妻子,从此天各一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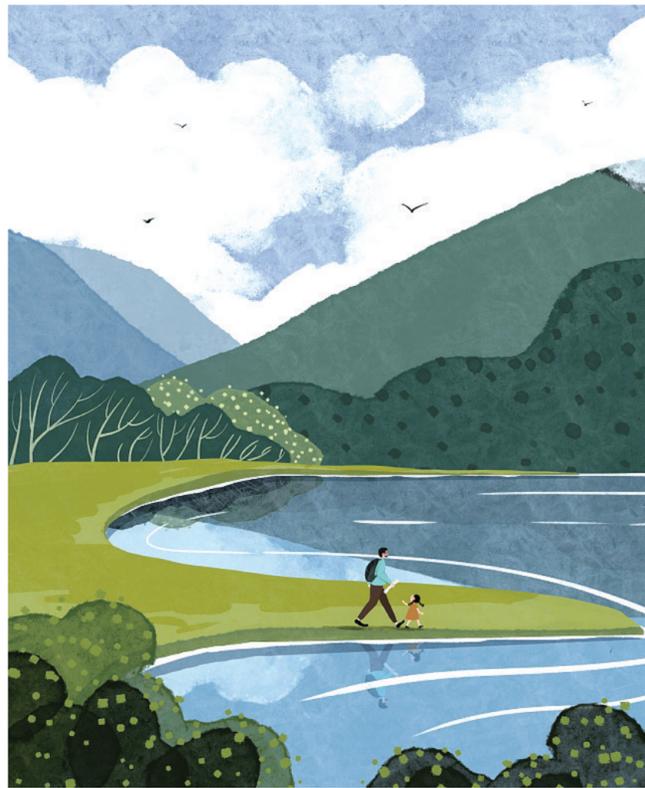
尹滢似乎从小就是亲水的命,一没留意,滑进了水里,水挺深,可她居然摸着岸边乱石爬上了岸,吓得她父亲做了好一阵噩梦。待天气稍转暖,父亲便开始教女儿游泳。尹滢天赋异禀,一沉一浮就会在水里自由游动了,虽说姿态不雅,像小狗一般,但毕竟会水了,掉进湖里,不会溺水了。

尹滢非常喜欢这片极其神秘的水湾。小屋面临大湖,大湖一望无际,四周湖滩环绕,芦苇丛生,别具天地,千变万化,时而晴空万里一湖碎银,时而风和日丽蜂飞蝶舞,时而稀稀拉拉阴雨连绵,时而狂风呼啸惊涛骇浪,有时竟然接连不断台风肆虐。而尹滢,天晴时常常在水边很开心地独自游戏,抓小蟹、摸螺蛳、逮小鱼、扑蝴蝶、追小鸟,还常常跟父亲一般把自己的收获饲养在瓶瓶罐罐中,精心呵护;天雨时,就乖乖地跟在父亲屁股后,拿着小工具,给父亲做小助手;到了台风封门或入夜黑咕隆咚时,就蜷缩在父亲的身边,对着父亲问不完稀奇古怪的问题,而父亲就是一本深奥的大百科全书,又擅长英文俄文,作为大学里的文艺青年,更写得一手好诗。

尹滢在水湾和父爱的浸润下一天天长大,十二岁那年,有人提醒尹滢父亲,尹滢该上学了。父亲这才意识到流水湾太偏,孩子读书成了天大难事,研究所归属省里,孩子不可能一个人去省城读书,而若要出去借读,最近的村小学离这十多里,中间还隔着几条河无法步行。最近的公社中学更有三十多里。那里,他们只是在增加生活工作补贴时,才偶然去一回。无奈中,尹滢父亲只能通过总部开了介绍信,到最近的金泾村小学借读。一早,开着小船,父亲把尹滢送到学校。校长一听十二岁的女孩子没有上过一天学,犯难了,琢磨半天,最终让尹滢进了三四年级复式班。可下课时,尹滢就撇着嘴不愿读书,非要跟正要离开的父亲回去。老师更是一脸恼火,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学生,上课时跟老师较劲。没法子,父亲只能再三赔不是,领尹滢回流水湾。

一路上,父亲问女儿怎么回事?尹滢委屈地说,老师讲得大小儿科了,又讲错好多地方。我跟老师说,您讲错了,老师就发火了。

父亲没办法,只能另开了份介绍信去公社中学试试。中学校长看在介绍信的份上,把尹滢收在初一班里试读。谁料想,等父亲到镇上办好手续,折回来与校长商议着寄宿事宜时,尹滢又撇着



嘴不愿读书要回去,老师同样一脸恼火,父亲顿时什么都明白了,只能道着歉带女儿落荒而逃。

两次借读不成,父亲只能从省城讨了一批同事同学家孩子的旧课本,从小学到高中,各科都有,一有空,就自己教尹滢,没空时,就让尹滢自习。没两年,尹滢突然发现自己已把初高中功课全自学完了。尹滢尤其喜欢数学和英语,至于写诗,也不在老爸之下,那诗更有韵味。空余时,尹滢就去翻父亲的书,有大学教材、讲义,还有专业书籍、期刊,甚至是一些英文刊物。父亲有时间问女儿,看得懂吗?尹滢只说,有些书挺有意思的。

到了1977年秋时,远处高音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喜讯,这让所有年轻人内心骚动,所里两个做临时工的年轻人蠢蠢欲动了,相约报名参加高考。

尹滢有点木讷,压根儿没想到去报名,她一整天帮父亲在亲水池里测水温、测水质、清洗水槽,穿着高帮雨鞋浸泡在冰冷的池水里,蓬头垢面。

有人问,尹滢呀,人家都报名去高考了,你咋不去呢?这可是国家包分配的大好事,你咋不报呀?

尹滢没吱声。回屋后,父亲递给她一张准考证,没吱声。

尹滢说,我不去,我要在流水湾陪你。

父亲说,傻丫头,你读了几年大学还可以回来陪我的。

初考那天,父亲一早把尹滢送入公社考场,也正是尹滢上过小半天课的教室,监考老师竟是被她气过的老师。尹滢拿着她的准考证,有点懵,她的学历堪

的竟是初中肄业。老师想笑,却没笑。

初考成绩出来,整个公社轰动,到处都在传:一个只上了几节课的初中肄业女生,考了公社第一名,数学满分,附加题也做出来了,用的是大学微积分的做法。

两个月后,尹滢拿着入学通知书,背着一个松垮的被卷,进了父亲的母校,就读父亲当年的学科。

听了尹所长的故事,第二天,我就随着所长老太太下水了。

老太太不放心,让我带着游泳圈。其实,游泳是我的强项,我在省大学生运动会上曾经获得过女子400米自由泳金牌,然而在这么强势的老太太面前,我只能收敛些。老太太游在前,我跟在后。那么宽阔的水势,我还是第一回体验,扶着救生圈,我跟着她渐渐朝湖中游去。湖面宽,水流急,离湖岸愈远,水愈急,风浪愈大。千万不要小觑那已经临近退休的老太太,她那顶着激流的身姿,如蛟龙,刚健有力。

几天后,我试探着不带救生圈。

老太太太笑了,说:“其实,我知道你是400米自由泳冠军,但是会游泳的人,不一定喜欢水,不一定喜欢江河湖泊。”

突然,我的脸上一下子燥热起来,所有的小心思似乎被老太太犀利的目光一下子洞穿似的。

几个月后,我离开流水湾时,老太太太送了我一句话:“一个人,还是踏踏实实做点事吧。”

我由衷地点了点头,拥着老太太,久久不舍得离去。

尹滢说,我不去,我要在流水湾陪你。

父亲说,傻丫头,你读了几年大学还可以回来陪我的。

初考那天,父亲一早把尹滢送入公社考场,也正是尹滢上过小半天课的教室,监考老师竟是被她气过的老师。尹滢拿着她的准考证,有点懵,她的学历堪

的竟是初中肄业。老师想笑,却没笑。

初考成绩出来,整个公社轰动,到处都在传:一个只上了几节课的初中肄业女生,考了公社第一名,数学满分,附加题也做出来了,用的是大学微积分的做法。

两个月后,尹滢拿着入学通知书,背着一个松垮的被卷,进了父亲的母校,就读父亲当年的学科。

听了尹所长的故事,第二天,我就随着所长老太太下水了。

老太太不放心,让我带着游泳圈。其实,游泳是我的强项,我在省大学生运动会上曾经获得过女子400米自由泳金牌,然而在这么强势的老太太面前,我只能收敛些。老太太游在前,我跟在后。那么宽阔的水势,我还是第一回体验,扶着救生圈,我跟着她渐渐朝湖中游去。湖面宽,水流急,离湖岸愈远,水愈急,风浪愈大。千万不要小觑那已经临近退休的老太太,她那顶着激流的身姿,如蛟龙,刚健有力。

几天后,我试探着不带救生圈。

老太太太笑了,说:“其实,我知道你是400米自由泳冠军,但是会游泳的人,不一定喜欢水,不一定喜欢江河湖泊。”

突然,我的脸上一下子燥热起来,所有的小心思似乎被老太太犀利的目光一下子洞穿似的。

几个月后,我离开流水湾时,老太太太送了我一句话:“一个人,还是踏踏实实做点事吧。”

我由衷地点了点头,拥着老太太,久久不舍得离去。

尹滢说,我不去,我要在流水湾陪你。

父亲说,傻丫头,你读了几年大学还可以回来陪我的。

初考那天,父亲一早把尹滢送入公社考场,也正是尹滢上过小半天课的教室,监考老师竟是被她气过的老师。尹滢拿着她的准考证,有点懵,她的学历堪

的竟是初中肄业。老师想笑,却没笑。

初考成绩出来,整个公社轰动,到处都在传:一个只上了几节课的初中肄业女生,考了公社第一名,数学满分,附加题也做出来了,用的是大学微积分的做法。

两个月后,尹滢拿着入学通知书,背着一个松垮的被卷,进了父亲的母校,就读父亲当年的学科。

听了尹所长的故事,第二天,我就随着所长老太太下水了。

江海新韵



远山环抱的小屋(组诗)

□龚凯健

◎山中所见
阳光洒满我的窗台时
是午后三点
六月,我想描绘花园
或是湖畔,那些绽放的生命
园丁正在修剪
一朵花儿盛开
夜莺的巢在绿叶间
枝条轻轻摇曳
松鼠已习惯人类
原本它们与狐狸为伴
不远处是一片湖
嬉戏的野鸭子
不觉得天鹅、鸳鸯
是它们的同类
布谷鸟和黄鹂偶尔在人间歌唱
我们的花园,我们的湖畔
我们的孩子,我们的伴侣
他们笑容如此灿烂
发丝轻拂着面颊
他们扮作花或彩蝶
在花间翩翩起舞
情侣闭上双眼,正在其中沉醉
半露的左肩
不能定义为轻佻的女子
当小兔追逐一朵雪白的蒲公英
蝉鸣渐弱,黄昏要为爱情结茧

◎种夏天
在门前的自留地里
我种过向日葵、茉莉
各类藤菜——
吊兰、爬山虎、牵牛花
现在我特别想种一颗夏天的
种子

越浓稠越好
越不受拘束越好
深深浅浅、层层叠叠
繁茂如女孩长发的森林最佳
在盛夏时收获一屋子的蝉鸣
最令人欢欣的
是在六月之初
先于荷花听到蛙鸣
是夜晚躺下,望着满天繁星
听到风穿过绿叶的声音

◎麻雀
总有柔和的微风轻拂,羽毛
只是微微颤动
棕色外套上点缀着晨曦
不经意地提及了清晨的鸟鸣
总是比日出更早地唤醒世界
如同我对你,不经意的悸动
带着温柔
啾啾却隐藏着尖锐的询问
梧桐枝头
阳光斑斑的树下寻找食物
我知道
那小巧的身躯无法撼动我
时光的流转
让宁静也变成了一种呼唤
放慢呼吸,抬头
对视中彼此微微一笑
发现了一个个小小的家巢,温暖
街角两旁,灯火逐渐亮起
带着金色的轮廓
我陪伴着这只麻雀
走过了黄昏,步入了夜的篇章

◎河流
河流轻抚着河岸,水声潺潺
抚慰了石头沉默的守望
鱼儿跃动
泛起涟漪如古琴的轻弹
将白昼演绎成恋人间的呢喃
睡莲悄悄递来一片荷叶的信笺
满载着夏日的清凉与宁静
随意捧起一捧清澈的河水
流淌的都是岁月静好
日落的余晖洒满河面
以无尽的温柔
化作了人间闪烁的星辰
我的目光跟随流水远去
望见了被远山环抱的黄昏

◎山下江南
雨,正洒下轻柔的诗意
在陌生的屋檐下,我们聊起了
远方、江南和塞北的风光
生活的酸酸苦辣
内心深处的温柔与坚韧
沿着街巷
我们漫步至古桥、柳岸

你兴奋地用镜头捕捉了桥头
身着旗袍手执油纸伞的女子
我们中年的眼眸不时流连
沉醉于那些
古典又别致的雕梁画栋
青石板路上的斑驳印记
这宁静的夏日,雨丝如织
当我们回到小屋
雨停后,窗外叶片上
挂着的几滴晶莹
被镶嵌上了璀璨的珠光
仿佛是某种默契深远的情感
我们并肩穿越江南水墨的画卷

◎夜色边缘
微弱的光芒如同羞涩的初恋
淡黄而朦胧的温馨
为夜晚点燃一盏夏夜的灯
月光洒下与之共舞
萤火虫拥有了夜的魔法
闪烁,穿梭,低语
树丛,稻田,草尖
如沉醉的孩童眼眸
风悄悄掠过,飞舞的翅膀轻盈
夜市的喧嚣不惊其梦
一个为夏夜着迷的姑娘
用裙摆追逐着萤火
她的心事像一颗星星被守护着
在一条小径寂静的深处
星光点点,蛙鸣阵阵
握笔的手轻挥失色的墨
将夏夜描绘成七色
微风,月影,竹声
湖边的船
荷叶上静坐如禅的笨蛙

◎巷子里的虚影
石板路沉默着,让岁月
刻下了痕迹。石缝间填满青苔
两个虚影躲在暗处
仍维持着行走的步调
巷子里撒满落叶
那石板边缘的语言
用磨砂的质地触动我
徜徉路上,把双手揣进衣兜
一只脚踏上一年中最后一个
黄昏。另一只已抬起
并带着沉甸甸的故事
我模模糊糊察觉
身边有个人和我一起漫步
我不敢停留,一旦停留
就会陷入回忆的漩涡

◎群山的轮廓
日光洒在蜿蜒的山脊上
苍翠的线条
就被光影勾画出来
风成了画家
山脉顺从它的笔触
温柔地融入大地的画卷
巍峨的山川深知自己的魅力
把四季的变换画得生动而真实
这幅自然的水墨画
随风而起,深入林间幽谷
与鸟鸣合奏山林交响
寂静便再次躲藏,镶嵌在
散发着清新气息的绿野间
偶尔,我也会站在山顶
试图将一次迷失方向的思绪
描绘在群山的轮廓上
以此寻找方向
但每次都被一阵清风吹散
它让我知道,大自然的宁静
不能掺杂一丝纷扰,就像它
在天地之间静静伫立
迟迟不肯透露任何喧嚣

◎爬山虎
我相信,这株顽强的爬山虎里
一定有另一个世界
一定有翠绿的叶片攀爬在墙
壁上

这些墙面斑驳而古老
承载着岁月的秘密与故事
我在枝叶间探寻,试图发现
生命如何编织成网,如何扎根
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始终坚韧
绿色是其唯一的誓言
这让我无意中瞥见了浓烈的
夏天

看见生命的脉络在晨光中伸展
我从叶尖上捕捉到许多光影
再从光影中找到一些绿意盎然

一棵树说了什么?(散文)

□陈凤兰

如何引导孩子与一棵树交流?
一棵树,可以静默,可以喧闹,可以内敛,可以欢悦。一个孩子,可以内向,可以活泼,可以天真,可以聪慧。

一个孩子如何去读懂一棵树?
让我们先引导他们叫出每一棵树的名字吧,就像母亲轻唤孩子的乳名。

孔子说得好: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能叫出每一棵树名字的孩子,他才能真正读懂每一个名字的深广的外延。合欢树,多么雅致的名字呀。花丝如球,花色艳丽。每一朵花的绽放,就像是一团粉红色的火焰在风中招摇。梧桐树,多么清高的名字呀。树干笔直如桅樯,叶片在雨中铿然有声。古代传说凤凰“非梧桐不栖”,古人附会用作古琴的梧桐是上天降落的乐官,负责采集人间的天籁之音。白玉兰树,多么清秀的名字呀。花白如瓷,花绽如雪。二三月间的某一个夜里,一树白玉兰集体偷偷爆裂,像是一群闹腾的白鸽,随时准备振翅“呼啦啦”地飞走……

所有的林间,竹林最为神秘,密密的竹叶,连阳光也无法穿透。步入竹林小径。地上飘落些枯叶,踏上去,有一丝松软的感觉。寥寥几位游人,撑着伞,匆匆而过。环顾、倾听,这才发现,细雨淋湿了竹叶,于风中相互摩擦,发出如笛似箫声,此起彼伏。原来这是风、雨、竹叶的和鸣,属于大自然的天籁之音。

认识一棵树后,我们得走近它,就像走近另一种生命形式。

顾城在8岁的时候,曾久久伫立于一株杨树旁。他的脑海中翻腾着这样一个诗句:我失去了一只臂膀,就睁开一只眼睛。在顾城眼中,那折断的树枝,所留下的疤痕就像睁开的一只眼睛,投射出清澈的、睿智的眼神,穿透苦难、黑暗的迷障。也许我们孩子没有如此诗心,但我们可以去仔细观察一棵树,观察一棵树在阳光下如何明媚翠绿起来,观察一棵树在风中如何欢欣雀跃起来,观察一棵树在雨中如何寂然慎独起来……你在阳光下,风里,雨中,所感知到的温暖、寒冷,一棵树都有相似的同理心。套用王阳明语来说:你未看此“树”时,此“树”与汝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“树”时,则此“树”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原来,一切外在的生命涌动,都悄悄潜伏于你的体悟与敏锐中。

认识一棵树后,你需要闭上眼睛,眼中无树,心中有树。

禅宗有三个境界。第一境界:“见山只是山,见水只是水。”第二境界:“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。”第三境界:“见山还是山,见水还是水。”当我们眼中见到一棵树,心中只呈现一棵树时,我们便达到了最高的境界。庄子讲“齐物”,观物先得“忘我”,没有偏执的情绪,憎恶的癖好,一棵树才能真正客观存在。

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,如此这般,我们才能敬重一棵树,不在实用与功利的世俗欲求上去苛刻它,不是在非功过的众说纷纭中去猜忌它。你抚摸一棵树粗糙的树皮时,你聆听一棵树在夜风中簌簌语时,你打量一棵树伟岸或遒劲的身姿时,你感知到的犹如一朵花,一只鸟,一片云所传达的所有精神。只是它换了一个名字——树,只是它以固定的姿势执着于存在的宿命。

我们似乎以为认识并懂得每一棵生长的树,就像以为认识并懂得那些叽叽喳喳的孩子们。我们仰望过越多的

